

沒有自由，就沒有真正的幸福快樂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到底快樂是什麼？幸福是什麼？哪些國家的人享有更高程度的幸福快樂？這答案取決於你如何定義幸福和快樂，不同的組織對此有不同的排名榜，目前至少有三個不同的幸福指標：聯合國人類發展計畫（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），蓋洛普的全球幸福指數（Gallup's Global Well-being Index GWI），新經濟基金會的快樂地球指數（New Economics Foundation's Happy Planet Index HPI）。在UNDP裡面排名高的國家都是歐美國家；在GWI中有些是南美國家，有些則是歐洲國家。

然而，HPI的高排名國家是很奇怪的，這些在快樂指數中名列前茅的國家包括哥斯達黎加、越南、牙買加、薩爾瓦多、哥倫比亞、孟加拉國、古巴、委內瑞拉、尼加拉瓜、泰國、危地馬拉、菲律賓、阿爾巴尼亞、巴基斯坦、洪都拉斯、墨西哥、老撾、厄瓜多爾。大多數在這名單上的國家都不算經濟發達，其中有些政治亦不穩定，事實上，許多非法移民從墨西哥、古巴和南美國家跑到美國。問題的底線是：在發達國家生活的人會否願意移民到這些所謂「快樂」的國家呢？

在過去，許多人單用國內生產總值、人均所得等經濟數據，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發達，但後來很多人質疑金錢是否能買到幸福。在列根，老布殊和克林頓主政期間（一九八零至二零零零年），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55%，大多數美國人的生活很充裕。然而，當通勤成本、濕地消失、不可再生資源枯竭，以及其他一些社會成本都進入考慮之列的話，有些人認為美國人的生活質素根本沒有任何改善。

HPI是國內生產總值以外的另類幸福指標，HPI考慮三個主要標準：預期壽命、快樂經驗、生態足跡。生態足跡是關於一個國家的環境保育程度，根據這項準則，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國家反而可以得到更高的幸福分數。快樂經驗是一項主觀的準則，簡單地說，幸福不是在於你是否擁有寶馬汽車和位於比華利山的大房子，即使你兩袖清風，你仍然可以感覺良好，例如孔子這樣稱讚自己的學生顏回：「賢哉！回也。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！」這有一點道理，不過，若果大多數中國人抱著孔子和顏回的想法，中國還會進步嗎？在過去，筆者曾經使用HPI來進行一些研究項目，但今天我很懷疑它的準確性和價值。

如果有人主觀上認為自己是幸福的，那麼他的幸福感覺是否真實的呢？在一個封閉的社會裡面，人們沒有機會了解外面的世界，他們可能認為自己所擁有的東西已經是最好的了。然而，當他們意識到在世界上還有一些更好的選擇，他們又會否願意回復到原來的狀態呢？

我有一位同事是來自羅馬尼亞的移民，她說，年少時在祖國她頂多只能每天看電視兩小時，難道這是因為她的父母擔心看過多電視會影響考試成績嗎？非也，當時國家頻道播出的電視節目，每天就只有兩小時，這些節目都是本地製作的，政府不准人民收看共產主義國家以外的電視節目或電影。偶爾國家電視台會播出一些西方電影的片段，例如，【仙樂飄飄處處聞】（The sound of music）是一齣長達三小時的電影，但羅馬尼亞電視台只播出其中三十分鐘。當人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幾百個二十四小時廣播的電視頻道，他們便以為每天看兩小時電視已經是身處天堂。現在我的同事在美國定居，她當然不想再回到「偉大的祖國」。

今天，許多穆斯林接受神權至上的伊斯蘭教法是最適合他們的法律制度，在這個多元文化的時代，我絕對尊重別人的選擇，問題是：他們有選擇權嗎？我參加了很多個攝影俱樂部，在一個攝影會中我認識了一位伊朗人，伊朗革命之後他移民到美國。一九七九年以前，伊朗由巴列維王朝統治，巴列維國王受到美國支持，在他的統治下伊朗非常西化，例如大多數婦女穿西式服裝，而不是覆蓋頭部。一九七九年，巴列維政府被推翻，什葉派領袖霍梅尼取締所有西方的生活形式，嚴格地執行伊斯蘭教法，美國被伊拉稱為「大撒旦」。於是，我在攝影俱樂部的朋友離開了伊朗，投奔到「大撒旦」美國，當他提到自己這段歷史時，他表現得有點情緒化，他說：「F***伊朗！」當我聽到他用粗言穢語罵自己的國家時，我感到有點震驚，他意識到這有點過分，於是他補充說：「伊朗是一個美麗的國家，我的意思是F***那個政府。他們接管國家之後，便不允許人們有任何樂趣。」我明白他的感受，一九七九年以後出生的伊朗人可能會很滿足於現狀。但是，我的朋友可以比較今昔，他當然是不高興。

簡言之，我認為評估主觀的幸福感是非常有問題的，除非人有自由，否則所謂快樂幸福都只是幻象，若只追求穩定、和諧，但失去選擇權，這種幸福又有什麼意義呢？真實的快樂必須建基於真實的自由，這包括了接收不同來源信息的自由、受教育的自由、言論的自由、選擇的自由。

2014.9.20